

印第安人是北美大陆最早的居民,印第安文学则是北美大陆文学的先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前,北美印第安文学并没有得到其应有的重视和尊重,其声音往往被美国文学界充耳不闻。1969年,印第安作家司各特·莫马迪(Scott Momaday)以小说《晨曦之屋》(*House Made of Dawn*)获普利策文学奖。小说的成功推动了美国国内的印第安文艺复兴,促进了印第安文学的转型与再生。之后,越来越多的印第安作家迅速崛起。

路易斯·厄德里克(Louise Erdrich, 1954-)是美国当代创作最盛、得奖最多且声望最高的印第安女作家之一。她的创作涉及小说、诗歌、儿童文学等,尤以小说见长。她现出版小说13部,其中《哥伦布的桂冠》(*The Crown of Columbus*)系厄德里克与已逝前夫迈克尔·道里斯(Michael Dorris)的合璧之作。厄德里克曾先后获纳尔逊·阿尔格伦短篇小说奖、苏·考夫曼奖、欧·亨利小说奖(6次)、全国书评家协会奖、《洛杉矶时报》小说奖和司各特·奥哈尔历史小说奖等文学大奖。2009年4月,其第12部小说《鸽灾》(*The Plague of Doves*)入围普利策小说奖的最后角逐,并获得明尼苏达州图书最佳小说奖。

2010年,厄德里克的第13部小说《踩影游戏》(*Shadow Tag*)一经付梓,便在美国国内引起新一轮的厄德里克阅读热。《波士顿星期日全球报》评价该小说是一部“节奏飞快、艺术高超、思维理性、心理分析深刻的小说……小说的原

《踩影游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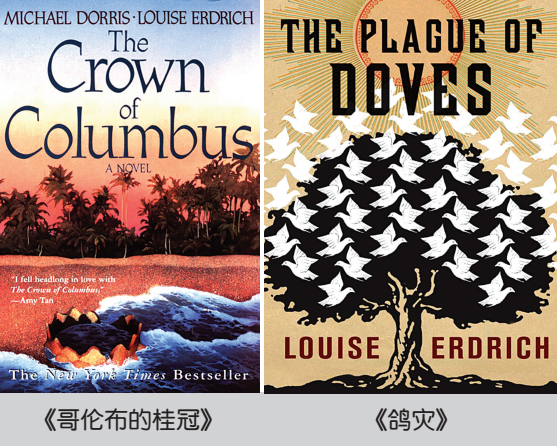
历史很好地展演了爱的并发症,这是其他小说难以企及的。”《费城问询报》认为该小说“让人难以释手……它因一个并不为读者所明见的扭曲而有了一个令人称奇的结局,悲剧被转化成艺术。”2007年12月2日蓝色日记“我现在有两本日记。第一本是红色精装日记簿。自1994年生了弗洛西安起,我就一直用这种日记簿写日记。第一本这样的日记簿是当初你送给我的,为的是让我记录下初为人母的经历。那时的你真是善解人意。当下我用到的这本红色日记簿就放在文件柜的后面,你对它大有兴趣……”

“第二本日记就是我现在正在写的这本,你或者可以将之称作我的真日记。”

这便是《踩影游戏》的开篇。厄德里克以一则日记开头,读者直接坠入谜团:写日记的“我”是谁?日记中的“你”又是谁?蓝色日记记录的是真实,那么红色日记呢?蓝色日记记录的真的是事实吗?为什么“那时的你真是善解人意”,现在的“你”又怎样了?更让读者想

厄德里克《踩影游戏》：“有”与“无”的中间是边缘

□宋赛南



知道的是“我”为什么要写“红”、“蓝”两本日记?“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随着叙述者的登场,红蓝日记的曝光,《踩影游戏》的真相便水落石出。小说的背景设置在2007年冬的双子城明尼苏达。写日记的“我”叫艾琳——一位美国知名印第安画家的模特儿兼妻子、三个孩子的母亲,不喝酒就没法写东西,一喝酒就喝得酩酊大醉以至于历史博士论文至今也没完稿的印第安白人混血儿。日记中的“你”叫吉尔——一位以自己的妻子为模特作画近15年名利双收的知名画家,三个孩子的父亲,脾气暴躁,稍有不顺即对妻儿暴力相加的印第安白人混血儿。

吉尔以艾琳为模特创作了一系列画作,艾琳按照吉尔的要求摆出各种姿态:苗条少女、风韵少妇、月经来潮、身怀六甲、身着华服、赤身裸体、圣洁高贵、色情淫秽、精疲力竭、精力充沛、勃然大怒、深受屈辱……对此很是失望的艾琳感到吉尔在创作时踩住了自己的影子,捕获了自己的灵魂。因为印第安

作答:“没有人能活着出去”。二人短暂分开,近半年后又复合。冰河刚刚解冻的5月,一家人去苏比利尔湖畔郊游。到达湖畔的第三天早上,吉尔下湖游泳溺水而亡,艾琳因搭救吉尔命绝苏比利尔湖。事后,他们的三个孩子在艾琳同父异母的印第安混血妹路易丝的抚养下成长。

叙述者在小说最后一章自揭面纱,原来是吉尔和艾琳的女儿里尔在讲述整个故事。母亲把自己存于银行保险箱的蓝色笔记留给了女儿。21岁的女儿开启保险箱,得到蓝色笔记。红蓝笔记和里尔的讲述共同构成小说《踩影游戏》。

“美国纽约时代星期天书评”等多家媒体都注意到了小说故事本身与厄德里克个人经历的相似性。小说《踩影游戏》是一对金童玉女以悲剧收场的故事。这与厄德里克与道里斯的婚姻颇多相似。厄德里克和道里斯也均为印第安混血儿,且道里斯也成长于厄德里克,二人当初的结合也曾被传为佳话,厄德

里克的早期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曾受到道里斯的影响。二人1996年离婚,翌年4月,道里斯被指控犯有虐待儿童罪,开庭的前一天,道里斯在一家汽车旅馆自杀身亡。有关二人的离婚以及道里斯的死,厄德里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缄默不语,她之前的12部小说也从未留下一点蛛丝马迹。13年的岁月打磨了厄德里克的内心,一本《踩影游戏》不是遗孀对亡夫的复仇,而是一次自我揭露:以反思性的叙述揭露了这世间普遍存在的爱的悲剧。

艺术技巧方面,厄德里克做了新的尝试。一方面,小说保留了她一贯以来惯用的互文性。哥伦布的日记、19世纪专门以印第安风土人情为素材作画的白人画家乔治·凯特林的随笔、古希腊贞洁烈女卢克丽霞的故事等都被厄德里克信手拈来化作小说的一部分,增强了小说的可阅读性。另一方面,小说摒弃了她先前作品东拉西扯、散漫无边的话语模式,读者也找不到《爱药》中的多重叙事和时空交错,取而代之的是别有用心的“旁观式”叙述。这样一种叙述的好处在于营造了“距离感”:读者被叙述者带离故事人物本身,读故事宛如隔墙听曲。此外,《踩影游戏》在标点符号的使用上较之以前也大有改观。人物对话不加引号,人物内心想法与人物外部对话模糊交织在一起,小说读来宛如沿着一条长长的意识流的河岸顾盼向前;河的上游是日记,湍急而下的是人物的各种想法、人物对话,河的尽头是旁观叙述者里尔自揭面纱后的第一人称叙述,历史事件、艺术讨论、生活琐事则是这河流之中的朵朵浪花。

《踩影游戏》的主题也值得咀嚼。首先,这是一部印第安小说。主人公是印

第安式的,小说中夹杂着印第安语言、文化以及印第安民族创伤。更关键的是,小说体现了印第安文学主题长期以来的“回归”模式:13岁女孩里尔渴望并极力磨砺自我成为印第安神话中具有神力的人,以拯救自身、家人、印第安人乃至世人;小说结尾处,里尔大学毕业后又考入了写作硕士班,实现了对语言的驾驭。语言驾驭能力的“回归”可谓是最具神力的回归,因为印第安传统认为: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神圣的力量,莫马迪在《通往南山的路》中也说“词及词本身存在力量……借助语言,一个人可以与这个世界平等相处”。其次,这又是一部美国小说。小说人物是典型的美国核心家庭的父母和孩子,爱与被爱、如何爱是每一个家庭成员必须面对的问题。再次,小说还可以被视为女性身份重建的探讨。女主角艾琳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均依赖男性,丧失了自我。当她意识到自己被丈夫踩住了影子时,她开始书写自己的“红”、“蓝”日记,也就此开启了自己的身份重建之旅。最后小说还可以被解读为关于艺术的探讨。小说就像一个画廊,里面摆满了神秘的画作、色彩、涂料。借讨论白人画家乔治·凯特林的画家身份归属问题,厄德里克讨论了艺术的性别性和种族性。什么是美国艺术家,什么是印第安艺术家?这或许也是一个困扰了厄德里克近30年的问题。

小说的英文书名叫“Shadow Tag”,这是一种被称作“踩影子”的游戏,谁先踩到对方的影子,谁就获胜。艾琳和吉尔曾带着三个孩子在路灯下玩此游戏,吉尔发现站在路灯正下方可以把自己的影子藏在自己脚下,于是他选择了这个位置。艾琳和孩子们笑着围捕吉尔,当他们快要逮到吉尔时,吉尔的影子跳动着穿过田野。小说结尾处,里尔自叙“那是正午时分,我们脚下没有影子,或者说我们周围什么也没有”。前后都是光线垂直投射物体,吉尔看到影子在自己脚下,里尔却看到脚下没有影子,有与无的中间,或许就是厄德里克所站的边缘。她“一直都身处边缘地带,活跃在边缘地带,不属于其他任何地方”,所以她能够保持疏远,保留清醒,亦保存思考的深度和广度,以旁观者的姿态叙述这样一场“踩影游戏”。

将思想寄付于儿童文学空间

——美国左翼作家在儿童文学中的影响与作用 □王予霞

上世纪50年代美国进入最为严酷的麦卡锡主义时期,美国左翼文学全线消退,左翼作家也遭受最为严重的冲击。一些左翼作家在失去工作之后,却在儿童身上找到了他们表达思想的广阔疆域和施展才华的文学空间,创造了儿童文学蓬勃发展的奇迹。

左翼儿童文学是20世纪美国左翼文学思潮的一部分。虽然它蓬勃发展于冷战的特殊年代,其思想的渊源和发展轨迹都可以上溯到20世纪初,但我们习惯上把20世纪初至上世纪40年代末由美共领导的左翼运动称为旧左翼运动,上世纪60年代以学生为主体的激进运动称为新左翼运动。左翼儿童文学贯穿于美国左翼文学思潮之始末。1919年,左翼批评家弗洛埃德·德尔蒙在《你也曾是个孩子吗?》一书中指出,儿童在学校所需要的不是一大堆新父母,而是自由与友谊的课程,成人要平等地对待儿童。卡尔·桑德堡的《萝卜故事集》鼓励儿童追求乌托邦理想,贬损现存的社会秩序,与当时强化主导价值观念的传统童话大相径庭。阿尔弗雷德·克兰伯格在《搞笑胡闹》中描绘了一幅比利布的蜿蜒小巷的生动画面,宣扬适合儿童天性的教育。1934年,马尔科姆·考利在《流放者归来》中明确提出由儿童拯救世界的思想。1956年,保罗·古德罗告诫正在成长中的新左翼青年,社会中的成长之所以荒唐,是因为它提供不了任何有意义的工作机会。由此可见,新旧左翼一贯倡导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应该保持想象、艺术性和创造性的童真童趣。

上世纪30年代初,麦卡尔·高尔德《无产阶级儿童》中提出要关心贫困儿童。高尔德认为苏联儿童文学作为左翼文化的一种范式,应受到重视,这在美国大萧条时代特别有感召力。上世纪30年代中后期,随着法西斯势力的不断扩张,越来越多的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开始意识到对儿童进行进步思想教育的重要性。那时美国儿童教育家斯波克博士和作家瑟斯博士所撰写的充满革命思想的儿童书籍家喻户晓,很受欢迎。他们的著述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合作和献身社会正义的激情,大力提倡包容和进步,弱化家长的权威性,成为当时美国儿童图书的一大亮点。

1941年6月,在“第四次美国作家代表大会”上,许多作家提出发挥儿童文学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作用,集中讨论儿童文学的社会建构问题。玛丽·拉普斯利提出积极推动儿童开展反法西斯斗争。亨利·肯耐尔主张左翼作家成为儿童的指导,把社会进步思想及时传递给儿童。到上世纪40年代中叶,美共组织出版了相当数量的儿童文学作品,如,拉维尼娅·戴维斯的《钢厂历险记》,亨利·费尔森的《工具属于公司》和《斗争是我们的兄弟》,埃玛·斯特恩的《约克城事件》,欧文·夏皮罗的《约翰·亨利和双节蒸汽钻机》,玛丽·埃尔顿的《冰棍厂》和许多其他故事。

纵观1920年至1950年的左翼儿童文学,可以看出有几个重要特点:美共积极引导,把儿童文学纳入到“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之中,所以政治色彩比较浓厚;儿童文学是左翼作家的副产品,许多作家并不是完全从事儿童文学创作,而

是随兴所致,偶尔为之;从题材上看,它关注种族和儿童贫困问题;描写工厂大机械生产,宣传工人阶级的集体合作精神;呼唤儿童开展反法西斯斗争,展现人类美好的未来。

在麦卡锡主义时期,左翼作家受到社会的强烈冲击,迫使他们不得不改变生存方式,把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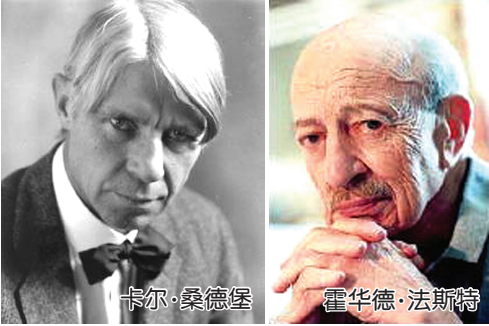


作儿童文学、编写儿童课外读物,作为主要谋生途径。他们进入到美国儿童图书的整个流通领域:写作、插图、编辑、发行,一条龙地传播了20世纪后半叶最畅销的儿童文学。这些儿童读物大都通过固定的商业渠道发行到各大书店、图书馆和学校,传播面相当广泛。

在美国儿童文学领域有两个组织值得研究者关注:一个是“目标一致的临时组织”;另一个是“多种族儿童书籍委员会”。前者是由居住在纽约的作家、插图画家、编辑组成的一个非正式组织。他们经常聚会,探讨文学问题,深感自己处在时代的“收场”时期。他们在儿童文学创作领域密切合作,自觉承载进步与激进之观念,逐渐成为该领域的强劲队伍。后者是上世纪60年代初由旧左翼知识分子创建的很有影响的组织,其主旨就是倡导多种族友谊,反对种族歧视。他们的聚会逐渐演变为民权运动,他们笔下的反种族歧视直接影响了上世纪60年代大学校园里的激进分子。

上世纪60年代的新左翼青年,在四五十年代刚好处在孩童时期,他们大多阅读过旧左翼作家撰写的儿童书籍,左翼思想点点滴滴渗入了他们的心田,塑造了他们的人生观。南希·米科尔森回忆说,上世纪40年代当她还是孩子的时候,就看了讲述多种族之间友谊的少儿故事《两个人是一组》,令她终生难忘。像米科尔森这代人,虽然他们成长的背景是归顺与抑制异议,但他们都读过《小小金色丛书》《丹尼与恐龙》《哈洛尔德与紫色的蜡笔》《划时代丛书》等。正是这些书籍培养了他们拒斥既定权威和挑战根深蒂固的社会体制的反叛精神。

如果说转入儿童文学创作是美国左翼作家的生存策略,还不足以概括他们存在的价值。事实上,他们是在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和表述方式中,继续表达他们的思想。霍华德·法斯特上世纪30年代从事文学创作,1943年加入共产党,是著名的美国左翼作家。1950年法斯特受到“非



美调查委员会”传讯,并被监禁三个月。当法斯特的小小说从图书馆下架之时,他悄然转入儿童文学创作。法斯特的小说《托尼与奇妙之门》不仅体现了作家本人潜在的左翼激情,而且也呈现出当时美国左翼作家韬晦写作的基本特点。小说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一个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的男孩托尼的成长故事。托尼成长于上世纪20年代纽约的布鲁克林区,他家后院有一扇奇妙之门,可让他任意回到过去的时光当中。这样,他便与生活在1654年的荷兰男孩彼得成了朋友,由此托尼也回顾了往昔的纽约。当托尼在学校讲述这段神奇的经历时,他的故事令老师和父母气恼,他们忙着带他去看医生。福布斯医生相信托尼的神奇故事。一旦大人们认真对待托尼的故事,他便不再需要那扇“奇妙之门”了,他感到现实生活中的斗争比梦幻世界更重要。从此,“奇妙之门”成了托尼通向未来生活的符号。托尼长大之后,在为成为医生的人生理想而不断奋斗的过程中,他逐渐认识到生活将面对许许多多的“神奇之门”。因此,它成为一种在不完善的社会中积极为个人和社会理想而斗争的隐喻。

1957年,前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令美国当局感到自己的国际地位受到了威胁。美国左翼作家不失时机地推出了大量的儿童科幻作品。欧文·阿德勒出版了《人造月亮:地球的卫星及其所告诉我们的》,John Day出版社在《纽约时报》上大力宣传,许多学校和图书馆争相订购。阿德勒因为政治左倾而失去了纽约市的教职,现在他因祸得福,名利双收,他意外地发现自己的读者比从前课堂里的学生还要多,他的思想依然能够继续发挥影响。科学题材表面上看似中立而客观,然而,作家却在作品中鼓励青少年要冷静思索冷战的现状,挑战种族歧视,质疑放纵的资本主义。不少书籍还采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念透视事物的发展规律,包括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强调科学的力量在于充当人类自由解放之工具,此类图书在美国并非少数。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冷战期间美国推行的“国防教育法案”,强调培养儿童的爱国主义和反共产主义思想。实施这一法案需要孩子们阅读相关的历史社会与科学技术方面的课外书籍,而此类课外读物均为左翼作家所编写,并且与他们迫切想为儿童揭露世界本质的愿望不谋而合。最重要的是,左翼作家想让孩子们明白,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可以批评和改革。就此意义上看,美国左翼作家在20世纪后半叶参与儿童文学创作,实现了改变文化生产的方式和文化本身。就像托尼的神奇之门一样,美国儿童文学也由不受重视而逐渐引起世人的关注。人们逐渐认识到儿童是未来的希望,他们有能力使世界变得更美好。

■书 讯

《从内罗毕到深圳》

本报讯 马克·奥巴马·狄善九的半自传体小说《从内罗毕到深圳》简体中文版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引进出版。

作者马克·奥巴马·狄善九出生于肯尼亚,后又学习、工作在美国,目前生活在中国深圳。作者的父亲是肯尼亚人,母亲是美国犹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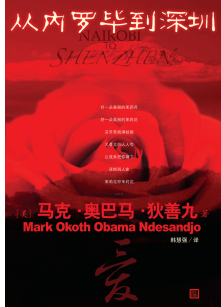
本书以主人公戴维在“9·11”后的人生经历为主线,将历史记忆和作者本人的现实人生交织在一起,揭开了一个多民族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物成长史。

小说描述了“9·11”事件以及随之开始的美国反恐战争、伊拉克战争,使得主人公戴维对生活失去了方向,只身来到中国寻找梦想。在中国的新兴城市深圳,戴维很快喜欢上中国文化,并融入其中。在长期的接触中,戴维与中国一位美丽的舞蹈演员相知相恋,并与孤儿院

里一个极具音乐天赋却患有严重心脏病的儿童结下深厚友谊。

戴维早年在肯尼亚的成长以及后来去美国读书、工作的经历一次次将主人公的思绪拉回到过去,多种族通婚的家庭背景使他成为了一个世界公民,而母亲(美国犹太人)与他一同遭受的家庭暴力对他日后性格的影响至为深远;回忆过去、探索他的个性与酗酒和冶游无度的父亲之间的关系就构成了全书的另一条主线。

小说还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描写了中国正在发生的深刻社会变革以及这一变革对世界的冲击。(世文)



简体中文版出版

麻耶雄嵩《鸦》

本报讯 日本推理作家麻耶雄嵩的小说《鸦》简体中文版日前由新星出版社出版。

麻耶雄嵩本名堀井良彦,1969年出生于日本三重县上野市,京都大学毕业生,“新本格推理发源地”京都大学推理社团骨干成员,和绫辻行人等并列为新本格派推理第一代作家。

1991年,在岛田庄司的提携下,麻耶雄嵩发表长篇小说《有翼之暗》,

正式成为推理作家。随后,他又陆续创作了《夏与冬的奏鸣曲》《鸦》《茧》《痾》《木偶王子》等作品,奠定了在新派推理中的地位。麻耶雄嵩作品数量不多,但每一部均能引发巨大争议。他的作品深沉厚重,结局往往具有不可思议的“崩坏性”。这种对传统推理理念的挑战,使得麻耶雄嵩一方面遭受保守读者的猛烈批评,另一方面却被新一代读者奉若神明。(世文)

